

单田芳评书著

● 单田芳 著

三侠剑

第二卷



群众出版社



单田芳 著

三侠剑

第二卷

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第三十二回

闵士琼暗施绝户计 神力王兵困肖金台

诸葛山真大战天门白玉虎闵德润，诸葛道爷第一次亮出兵刃一字懒龙绦。这闵德润，也不了解这条兵刃的厉害，当场晃动金顶龙头槊，和诸葛道爷战在一处，哪知道几个照面之后，被诸葛道爷用懒龙绦把龙头槊给缠住了，两件兵刃又绞在一起。闵德润仗着自己年轻有劲，往怀里头一拽打算把诸葛道爷拉倒，他哪知道诸葛道爷来了个顺水推舟，没跟他较劲，往前一纵闵德润这身子一栽歪，好悬没摔倒。诸葛道爷把一字懒龙绦一抖，奔闵德润头顶便砸，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条兵刃有龙头、有龙尾，全都是五金制造的，这龙头有好几斤重，抡起来，就等于一两顶贯一斤的分量，打到脑袋上受得了吗？哪知道龙头碰到闵德润的身上，咣的一声，把龙头掂起来挺高，诸葛道爷这才明白，闵德润有十三太保横练的功夫，要用上气功，善避刀枪啊，砸，等于没砸。道爷马上就得改变战术，“啪啪啪！”往里进攻，把懒龙绦抖开，二人杀了个难解难分。闵德润毫不示弱，一个劲进攻，就激怒了诸

葛道爷。最后实在没办法，心中暗想，贫道只好开杀戒了，他拉了个败式，往外就走，闵德润拉槊就追，诸葛道爷冷不丁一转身，用手一摠绷簧，懒龙绦的龙嘴张开，里边含着一颗子午问心钉，这钉子长了下能有一寸五，是菱形的，纯钢制造，既锋利，又坚硬，这龙嘴里有绷簧，子午问心钉在里边扣着，不摠消息它不出来，要摠消息，子午问心钉就像一道闪电一样，喷出龙嘴，“啪！”这一声，直奔闵德润。天门白玉虎哪里知道这件兵器里还含有一种暗器，他就一愣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子午问心钉正打着他脑门上。这种暗器是专破金钟罩、铁布衫的，也慢说你会硬气功，你就是块钢板，也能给你穿透，耳轮中就听“咔吧”一下，子午问心钉正打着天门白玉虎脑门上，这一下给钻了个眼，整个钉到骨头上了。天门白玉虎“哎呀”一声，扔槊摔倒，人们发现鲜血一溅，“噗”，喷出来四、五尺高。闵德润晃了两晃，翻了两翻，当时就不省人事。金头虎贾明、小瘦干杨香武，一看正是动手的机会，小哥俩往上一蹿，把闵德润绳捆索绑，给抓住了，把他抬回来。诸葛道爷把掌中兵器收回，这才赶奔肖金台，把眼睛一闭，嘴里念念有词：干什么？因为他是出家人，得向神仙赎罪，之后，来到闵德润近前，用手一指：“孽障这是你自找其苦！”道爷虽然是这么说，但是心里头也觉着挺难过，这个人才不容易得，为什么闵德润就走上邪路了呢？真是可惜呀！道爷从兜里取出一把钳子，把子午问心钉拔出来，然后擦净，就放到龙嘴里，给他的伤口敷了药，又给他吃了点止疼药，止血丹，为的是保住一条性命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闵德润是国家的要犯，得送到北京刑部衙门进行审讯，要死了不好办。

按下闵德润不提，单说大寨主闵士琼，他目睹眼见，把二儿子给抓住了，而且身受重伤，简直是心如刀绞，闵士琼哇哇暴叫，晃双枪，跳到天井当院：“诸葛山真！杂毛！来来来，你我二人动

手，要给我儿子报仇！”说着话跳过来奔诸葛山真就是一枪，诸葛道爷一闪身，就要拉家伙，胜英过来，一晃鱼鳞紫金刀把闵士琼拦住：“大寨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负隅顽抗不成？闵士琼啊，咱们两个人二十多年的交情，我认为你是个聪明人，你怎么如此糊涂；你占山为王反抗朝廷，就犯了不赦之罪，私收三鼠，盗国家的宝灯，又犯了不赦之罪，如今设摆英雄会，向我们百般刁难，犯下第三条大罪，而且十阵赌输赢，你都输了，出尔反尔，还要跟我们决一雌雄，就犯了第四条大罪，闵士琼啊，如今你已在悬崖边上再不停步，悔之晚矣，要能听老朽一言，赶紧放下兵刃，跟我到那打官司，那时节我一定要以十三省总镖局的名义，向你担保，要求朝廷从宽发落，如其不然，你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啊！”闵士琼哪能听进去呀：“呀呀呸！胜英，老匹夫！我跟你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祸打根头起，肖金台倒霉就倒在你身上了，你是满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抓了我的儿子，难道还不许我动手不成？胜英！今天咱俩分个鱼死网破，有你没我，有我就没你，着枪！”他的双枪是四个枪尖，再看他手腕子一翻，“刷”，双枪扑奔胜英的左右肋，胜三爷往旁边上步斜身，用紫金鱼鳞刀的背往外一拨：“咣唧唧唧……”把双枪拨开，甩手一刀，扑奔闵士琼左肩，闵士琼赶紧往底下一挫，刀走空了，闵士琼的双枪奔胜三爷的双腿，胜英双脚点地，往空中一纵，闵士琼双枪走空，就这样两个老人杀在一起。这一次动手跟前者不同，前者是比武的兴致，今天这叫玩命，闵士琼眼都红了，为了抢救儿子，就像疯了一样，因此打起来倍加勇敢，胜英也不示弱，为了抓差办案，叫闵士琼到案打官司，岂能手软呢。三爷把平生的能耐都拿出来了，单刀会双枪，两个人就绞在一处。

前文书咱说过，他们俩的能耐差不多，闵士琼比胜英稍微次着一点，尽管如此，他今天玩了命了，这就叫一人舍命，万将

难敌，因此两个人就打了个平手，五十余个回合未见输赢。正在交手之时，忽听房上有人喊喝：“士琼！不必担惊，为师到了！”“刷”，大厅的房子上跳下一人，众人就是一愣，胜三爷虚晃一刀，跳出圈外，定睛瞧看，再看房上下来这个人，是位年迈苍苍的长者，岁数可太大了，发似三冬雪，鬓如九秋霜。连一根黑的都没有，一张娃娃脸，通红的嘴唇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由于年纪太大，肌肉松弛，这眼皮就好像门帘一样，眼睛都有点睁不开，身上穿古铜色一身箭袖，外罩又黄又大的土布袍子，下边登一双洒鞋，手里拎着一长条包裹。这老者一下来，闵士琼定了定神，看了看：“唉，老师来了！”赶紧把双枪放在一旁，扑通跪倒：“恩师可好！您老人家怎么来了？师父，快助弟子一臂之力！”来的这老头，正是闵士琼的老恩师，家住福建省，紫竹山大凤院，此人名叫张壁连，人称绰号叫“西山野叟”，张老剑客那是成了名的高人，跟胜英的师父艾莲池并驾齐驱，闵士琼是他唯一的徒弟，爱如珍宝，闵士琼的能为，都是张壁连老剑客亲自传授，同时呢，他们爷俩的感情相当好。这一次闵士琼设摆英雄大会，要想把胜英等人置于死地，手下没人怎么能行，他除了聘请天下的高人各界的朋友之外，给他老师写了封信，要求师父能参加这次盛会。可是呢，到了开会的时候老头没来，闵士琼啊，心里就凉了半截，认为师父身份太高，不爱管这闲事，又一琢磨，我也就不勉强了，没想到老师这阵来了。因为这张壁连老剑客没接着这封信，他有个朋友约他去周游天下，后来等回到家里，徒弟们这才告诉他，来了封信、压了很多天，您看看吧。张老剑客打开这信一瞧，大吃一惊，哎呀！士琼给我来的，开英雄会，要跟胜英决斗，老剑客就提了一份心，暗中埋怨弟子，你这么大的岁数，你怎么干这种荒唐的事呢？胜英为人不错呀，光明磊落，名震四海，再者一说，我跟他老师艾莲池，我们都有交情，你跟胜英不也不错吗？怎么闹

翻到了这种地步呢？老剑客一想，我还得赶紧去，去晚了就会不可收拾，所以起身赶奔肖金台，现在才赶到，在房上往下头一看正打呢，徒弟闵士琼正跟个老者交锋，他虽然不认识胜英，一看他使的兵刃，穿着打扮，也断定他就是神镖将，大吼一声，跳下来，这才跟闵士琼相见。

闵士琼到了这步天地，可遇上亲人了，眼泪滚滚，要求师父帮忙，您想，天地如君师，师徒如父子，老头能不向着徒弟吗？张老剑客摇摇头，口打唉声：“士琼啊，起来吧，哎！叫老朽怎么说你呢，我既同情你，我又恨你！”“师父，您徒孙都叫人给抓住了，你看，在那边绑着呢！”张壁连一看可不是吗，这不是德润吗，让人家五花大绑，放在墙犄角，还有人看着，老头这心哪也不是滋味，想罢多时，让闵士琼在旁边看着，迈步他来到院中：“哪位胜手昆仑侠，谁是胜英？”三爷不认识他呀，单手提刀来到近前：“老人家，在下就是胜英！”“噢，闹了半天您就是胜三爷，胜英啊，我跟你老师艾莲池关系不错，要从你师父那论，你还是我的晚辈！”胜英就问：“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？”“张壁连！西山野叟！”“噢，真是老前辈。”胜英赶紧过来请安，张老剑客一摆手：“胜英，老朽因为有事，迟来了一步，结果落到这步天地，可我要早来几天呢，也不至于如此，不过呢，我还算没来得太晚，我打算一手托两家，给你们双方面排解排解。胜英，能否答应我的要求，把闵德润给我们放回来，促使他父子团聚，然后咱们大伙都到屋里头，坐下喝着水慢慢谈，能不动武咱就不动武，你看怎样啊？”“这个？”胜英一愣，知道这老头出于好心，但是，他不了解成败利害。胜英虽然忠厚，也得分什么事，你看小事情轮到自己身上，胜英很少考虑，唯独大事，他是寸步不让。说句新词，原则性挺强，闵德润是国家的要犯，能给他吗？就凭着交情不错，就给他，那本身犯法，胜英能答应吗？三爷想到这进行解释：“老前辈呀，非是

胜英不讲情面，也不是我名声大了，不认识人了，只因闵德润身犯重罪，他是朝廷的要犯，我焉敢把他释放啊，再说老人家，您知道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可恨闵士琼纵子行凶，他大儿子玉面小如来闵德俊，带打手赶奔北京，竟敢砸监反狱，在刑部大牢救出国家的要犯，飞天鼠秦尤，过街鼠柳玉春，盗粮鼠崔通，事情发生以后，当今天子十分震怒，诏令全国，严拿罪犯，他们不但救了三鼠，相反，在北京继续作案，夜入皇宫，盗去皇上的御物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，盗灯之后，还留下老朽我的名字，皇上在盛怒之下，更加盛怒，因此这才发下旨意，到南京前去抓我归案，老人家请想，我胜英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招惹谁了，惹着谁了，我能贪着不白的官司吗？因此我在神力王驾前，陈诉衷曲，那神力王高抬贵手，叫我将功补过，追宝灯，捉拿盗宝的贼寇，后来查明，这些事都是肖金台干出来的，也就是你徒弟闵士琼干出来的。老人家请想啊，闵士琼干得这些事既荒唐，又可笑，而且罪重如山，就得户灭九族，我胜英查明之后，前来拜山，我凭着老感情，苦口婆心，再三规劝，把成破利害都跟他讲了，但是，他忠言逆耳，就是听不进去，不但这样，还要恩将仇报，打算把我和十三省总镖局的人一网打尽，这不，你徒弟在这呢，你问问他，他第一次以谈判为名，把我们老少二十三人，困在山口之中，山头上设摆强弓硬弩，各地架好大炮，想把我们活活的困死，幸亏我们想办法逃走了，不然我们一个都活不了，第二次，他又以摆英雄会为名，让我们到肖金台来，老朽是一片诚心，才约朋友来的，您再看看他干什么，提出十阵赌输赢，百般要挟，多种刁难真是一言难尽，老朽迫不得已，这才跟他动手，您想想，他们闵氏父子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我怎么敢把他释放了呢，望求老人家同情才是！”

“这个！”张老剑客一听，心里话完了，士琼完了，我可不知

道还有这些内幕，转回身来瞪了一眼闵士琼，闵士琼无言可答，把头低下了，因为人家胜英说的都是实情啊，在场的人都可见证，张老剑客一想，这事怎么办呢？已经把话说出去了，还得想办法跟胜英解释呗：“胜老明公，你这一说，老朽明白了，真难为你呀，难怪你是堂堂的侠客，吃亏让人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在场的人，没有一个是官面的，你不当官，不管朝廷的事，别人也不是当官的，天下就两字，一是公一是私，是公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，老英雄，现在不就是你说了算吗？如果你说把闵德润放了，说这事完了，我看也好办。胜老明公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，看在老朽的分上，高抬贵手才是！”老剑客说完了一躬到地，是这张老剑客没有能耐吗？不是，能耐大得很，因为今天他觉着理亏，胜英一看，真是左右为难呢。这怎么办呢？这老剑客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现在没有官面的人，文衙门、武衙门，朝廷里的都没有来，可我呢，给通融通融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要让朝廷知道了，我可难推责任！给人不能给，不给情面难却。三爷真急坏了，正在这时候，就听他身旁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师弟，不必为难，我说几句。”

胜英回头一看，说话的是谁呀！正是大师兄大头剑客夏侯商元，夏侯老剑客晃着大脑袋过来了：“师弟呀，你在旁边歇歇，我见见张老剑客。”说着话来到近前，夏侯老剑客说道：“老前辈，认识我吗？”张壁连一看夏侯商元在这呢，两个人挺熟识，因为张老剑客经常到松竹观看艾莲池，见到过夏侯商元，艾莲池也去看望他，带着夏侯商元，所以这两人比较熟的。张老剑客以礼相还：“夏侯老剑客，你从哪来呢？”“哈哈，老朽，早就来了！老人家咱别说别的，刚才您提的要求，十分无理呀，我是个直性子，有什么我说什么，一万个怪闵士琼，他是一万个不应该，之所以有今天这个结果，是他自己找的，这就叫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，他

自己找倒霉，他赖谁呀！噢，他儿子被抓起来，他心疼了，当初他儿子进京盗宝，他怎么不拦呢？他犯下纵子行凶之罪，如今悔之晚矣！老剑客，我同情你，教个徒弟不容易，人是有感情的，他一掉眼泪，您心软了，给他求求情，说几句好话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可是办不到哇，我们不但要拿闵德润，还要拿闵士琼和闵德俊，还要抄肖金台，把所有的贼都抓住，您能给解决得了吗？老剑客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赶紧离开肖金台，如果事情闹大了，你这当老师的，也要担责任的，朝廷怪罪下来，你也摆脱不了，你怎么教的徒弟，难道根据这一点，就不能治你的罪吗？老人家你赶紧走吧！”夏侯商元说的话，虽然粗野，却是至理名言哪。但是张老剑客，听着有点刺耳，心说你是什么东西，我正跟胜英在这交涉呢，你半道插一杠子。噢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胜英的师兄，你是剑客，你能耐大，你打算拿大话拍我，老头就有反感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……老剑客，这么说我这一趟白来了吗？”“啊，自来，从哪来你还回那儿去，这比什么全强。”张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夏侯商元，那么说我刚才说的话白费了？”“白费，跟没说一样，从我这讲行不通哪，您还是免开尊口，我劝你少管闲事。”哎唷，把张老剑客噎得艮儿艮儿的，用手一指：“夏侯商元，你真是翻脸不认人呢，也慢说是你，就你师父艾莲池，在我的面前也得礼让三分，你是不是觉着你功夫不含糊，有点欺负人哪！”“哈哈……，老前辈，你这么说，可把话题说走了，我夏侯商元从来不欺负人，话又说回来，别人欺负我，我也不干，老剑客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这叫笑脸哈人，别人办不到的事，你非叫办，是不是强人所难？”张老剑客实在受不了了，把脚一跺：“呸！夏侯商元哪，咱这么办，既然说话讲不通，今天就得武力解决，我要领教领教你的手法，实在不行，要把我的徒孙抢回来。”夏侯商元点点头：“好哇，我就知道你是来者不善，老朽愿意奉陪，我也不用跟我师

弟商议，你真要把我赢了，我就把闵德润给你，他们爷儿们的官司完了，我夏侯商元替老闵家打官司。”这夏侯老剑客脸酸那，要不怎么给他送个绰号，震三山、挟五岳、赶浪无丝鬼见愁呢。鬼见了都发愁，何况是人呢。你看老头平日老笑呵呵的，一旦把他惹翻了，他是不管天地呀，两个人当时把话说翻，甩掉衣服，就战在一起。可是这一动手，张壁连发现，自己的能耐未必赢得了夏侯商元，二人打到二百多个回合，没分输赢啊，又过了几招，夏侯商元虚晃一招，跳出圈外：“老剑客，别打了！”张壁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：“啊，因何不战？”“方才我想起一件事来，你看看你，你再瞧瞧我，咱们什么年纪，胡子都白了，岂不被其他人耻笑，我说这么办，你的能耐未必赢得了我，我也未必占得了上风，今天我提一个要求，胜英的事我不管了，闵士琼的事你也别管，咱俩手拉手离开这里，乐意打，咱们另约会时间地点，我陪你大战九天九夜，你看怎么样？”张老剑客一听，没词了，原打算用武力把胜英给压住，结果发现夏侯商元在这顶着，目的实现不了，要凭自己的功夫，想赢夏侯商元好比登天，再打下去我白闹个丢人现眼，不但救不了闵家父子，把我自己还得搭到里头，老头权衡轻重，最后把脑袋一晃：“哎，也只好如此了！夏侯商元，你说的是真的，咱俩手拉手，你不管胜英的事？”“不管，胜英的事叫他自己解决，他抓得住闵氏父子，他就带他们打官司，抓不住算他活该，您看您怎么样？”一句话把张壁连给叫住了，老剑客万般无奈，转回身到闵士琼面前：“孩子，非是我为师不肯替你出力，发生的事你全看见了，你也全听得明白，为师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是功亏一篑呀，我挽回不了这个残局了，我只好跟夏侯剑客离开此地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！”老剑客说到这跺脚上房，头也不回走了，夏侯商元为了实现诺言，向胜英一点手：“师弟，什么事我可都不管了啊，我陪着张老剑客离开此处，你也要好自为之。”“噌！”

夏侯商元也上房了。

这两人一走，就剩下十三省总镖局的，和肖金台的贼寇，闵士琼一看大势已去呀，眼珠一转他有主意了，不毒不狠不丈夫，我就使用最后的一招吧，手提双枪一转身，他进了大厅了，撩开桌子钻桌子底下了。飞天玉虎蒋伯芳看得挺清楚，一瞧他进屋了，怕他跑了，拉亮银盘龙棍就追下来了，一瞧他藏桌子底下了，蒋五爷心中好笑，嘿呀，心说老小孩，小小孩，大概闵士琼叫我们打懵了，钻桌子底下，能藏得住吗？你就能跑得了吗？蒋五爷过来用盘龙棍一挑，把桌子给挑翻，再找闵士琼踪迹不见呀！人呢？五爷在大厅转一圈，仍然没找着他，心说我看着他在这进去的。蒋伯芳不知道，桌子底下有个暗道，这个暗道修得非常精巧，从表面上看，你看不出来，也是砖铺的地，连个缝都没有，其实暗道就在下边，只要你找着消息一摁，这暗道一转个，上头砖就裂开了。人从这下去，然后恢复原样，蒋五爷对消息埋伏一窍不通，他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大贼魔欧阳天佐跟进来了：“嗷呀，五弟，你在找什么？”“大哥，您来的正好，我正找闵士琼。”“他在哪里呢？”“他就在这就没了。”“待我观看！”那欧阳天佐多怪呀，要不怎么叫贼魔呢，他拿大烟袋铜杆锅敲敲这，碰碰那，“咚咚咚”，他一敲下边有空声：“嗷呀！五弟，就在这里！”可整不开呀，大贼魔急了，告诉蒋伯芳：“我说兄弟，你抡起大棍给我狠劲砸，就砸这个地方！”蒋五爷往后倒退了几步，双手抓住盘龙棍的棍头，抡开了：“嗨，咔！咔！咔！咔嚓！”连四棍，把地道盖砸碎，脚下露出个窟窿。欧阳天佐说你看怎么样，闵士琼就在这进去的，他不定跑哪去了，“追！”蒋伯芳头一个跳进去，欧阳天佐跟着他，两人就追下来了，咱不表上头怎么混乱，专表他们两人，一开始到里边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伸手不见指，对面不见人，蒋五爷还得拿着棍子探着道，但是欧阳天佐就不同了，他是天生的一对夜眼，跟

那猫差不多，别人看不见，他却看得见，欧阳天佐一打量：“噢！奔东北方向曲曲弯弯有一条道，五弟你随我来。”他在前头，蒋伯芳在后头跟着，走了约有半里之遥，前面光亮一闪，欧阳天佐看清楚了，闵士琼真在这呢。前边这个地势有两间房子大小，四壁都用青条石修的，墙上掌着朱油灯，这灯一晃一晃的，闵士琼一会儿哈腰一会儿站起来，站起来又哈腰不知在摆弄什么？书中代言：他上这要使用十条绝户计的最后一条，点地雷。原来呀，未料胜英必败，他们父子就在这肖金台、大厅、中厅八寨，埋了一百二十颗地雷呀，这药面全在这屋。这就是在必要的时候，豁出去了，只要把药捻一点着，肖金台就上了天了。闵士琼想，你不叫我好，我也不能叫你们好，所以他到了暗室之中，拿出钥匙，先把铁锁打开，然后把保险柜的盖子掀开，掏这药捻子。就在这么个工夫，欧阳天佐和蒋伯芳就赶到了，虽然不了解内情，准知道不是好事。欧阳天佐大叫一声：“噫呀！混帐王八羔子，我看你还往哪跑，大贼魔来了！”说着“悠”跳过来就抓闵士琼，闵士琼回头一看，可把他吓坏了，来不急点药捻子了，伸手操双枪，回身奔欧阳天佐就是一枪，欧阳天佐一下没躲利索，正扎在前胸脯上，“咔嚓”这一下，把皮坎肩，皮袍子，衬衣扎透了，但是在肉上扎了个白点。欧阳天佐也会横练的功夫，扎不动。闵士琼吓了一跳，正在一愣的工夫，蒋伯芳上来了，啪！就是一棍子，正打在大腿上，把左腿砸折，闵士琼咕通一声，坐在地上。蒋五爷把大棍举起来了，“动！动！动一动我砸碎你的脑袋！”欧阳天佐把他的十字袈打开，把闵士琼捆好，然后低下头一看：“噫呀，好险哪好险！五弟你来看，他要干什么？”蒋伯芳也明白了，有地雷，把蒋五爷气得乒乓揍闵士琼一顿之后，把闵士琼扛起来，就想走，欧阳天佐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：“噫呀，五弟，你先等一等。”“什么事？”“我们要走了，这个地方仍然不保险哪，倘若再有一个王八羔子再

来点地雷，我们太危险了，必须把它破坏。”哎呀！蒋伯芳一想，还是欧阳大哥想得周到，我这年轻人那忙中有错：“大哥，那您就破坏吧！”“噫呀，你等一等，有尿没有？帮着我尿一点。”五爷好久没尿了，说没有，“没有，我得尿一点”，对准这药捻，欧阳天佐尿开尿了，从打昨天他就憋着，一直憋到现在，那位说怎么不尿呢？光顾打仗了，把这茬给忘了，现在说个来尿，哎呀，尿了足有半桶，把药捻整个给泡湿了。这一回慢说点，你就是怎么的咕捣，它也着不了了。欧阳天佐还不放心，又把药捻撕了个乱七八糟，把里头的管子全部砸碎，用土都掩上，他看了看，这差不多了，这才陪着蒋伯芳，押着闵士琼回到上边，到了上边一看，他妈乱套了，打开了锅了。“哗——”就因为闵士琼这一走，群龙无首，山上请了一千多人，大伙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怎么办呢？难道说都叫胜英抓住吗？哦打吧！有的挺兵刃玩命，有的利用这机会逃命，还有的趁混乱之机进行打、砸、抢，好中饱私囊捞一笔，哎，人上一百，形形色色，这事也不奇怪！

单说玉面小如来闵德俊，都傻了，爹没影儿了，兄弟叫人家给抓住了，山乱了套了，他把嗓子都喊破了，也没人听他的。闵德俊一看大势已去呀，一琢磨：我豁出去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他在兵刃架子上抄起一杆长枪来，直奔胜英：“老匹夫哇，爷跟你拼了！”啪！啪！啪！啪！连三并四扎胜英十几枪，胜三爷一看，年轻人你真不懂事呀，你能是我的对手吗？三爷出于恻隐之心，没想跟他动手，可他扎起来没完了，就激怒了海底捞月叶成龙，一晃湛卢宝剑，飞身形跳过来：“三师兄，他扎你，你怎么不还手？把他交给我！”叶成龙上去没几个照面。“呛啷”，把长枪头给削掉了，这回闵德俊挺好，成金箍棒了，抡棒就砸，“呛啷”，一宝剑，又削下一节去，闵德俊一瞧，这回“合适”了，成擀面杖了。还想往上进攻，让胜英过来，“当”一脚，把他踹了一溜滚，三爷压低

声音：“德俊呢，你还不逃命？”这胜英是真心话，胜英准知道，闵家父子只要送到官府，不是五车裂，就是点天灯，最轻的罪就是凌迟，罪太大了，打算给老闵家留条根子，别都死绝喽！心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，你还不趁此机会准备逃走，等待何时？真要落到别人手里，我再说放你的事就不好办了！闵德俊这小子挺聪明，他一听胜英话中有话，瞧瞧胜英的眼神，他一时明白了，一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。“好！胜英你记住，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会，后会有期，你等着我的。”噌！他上了房了，小如来闵德俊一走，更是群龙无首，跟着他一大帮“嗖嗖嗖嗖！”都跟他走了，群贼大乱，“奔前山跑哇！”“哗……”这时候，这些贼寇四散奔逃，真好像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在混乱之中还把房子给点着了。刹那之间，火舌蔓延，大厅，配房，东西跨院，前后住宅中平八寨全是大火呀，火哥塔乱飞，火球乱崩，火苗冲天，浓烟滚滚，在几十里以外都能看见，这大火一着，着连宗了，把树林给引着了，这火算救不了啦！山上就传出哭爹叫妈的声音。

别看这么乱，胜三爷心里头有主心骨，不能叫忙中有错呀，他吩咐小弟兄，赶紧把厅院封锁住，不能把抓住的人让他们跑了。现在抓住的是谁呀，飞老鼠秦尤，过街鼠柳玉春，盗粮鼠崔通，天门白玉虎闵德润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蒋伯芳和欧阳天佐回来了，又扛了个闵士琼，现在抓住五个。胜英告诉黄三太、贾明、杨香武、李昱、张七，你们五个别的什么别干，不管多乱，没你们的事，你们就看守这五个贼寇，另外叫欧阳天佐，欧阳德、蒋伯芳专门看守八宝莲花万寿珍珠灯。这人和东西至关重要，咱们为什么呢？就为这个，得而复失，那可就要了命了，大家牢牢记住。胜英一想，德俊跑就跑了吧，主犯抓住，胁从不问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也犯不上得罪这么多人。

哪知道这帮贼，刚跑出山口，可要了命了，就听见山口之外“咚，叨！叨！叨……”炮声连天，战鼓如雷，金旗飘摆，是伏兵四起，掌起数百盏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如白昼，把整个山口照得通亮。闵德俊众人一看，坏了！全是国家的军队，闹了半天，江苏四镇的军队开了两镇，能有三万多人，把肖金台围了个风雨不透。借着火光他们一瞧，头前有匹黄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，这位头上戴的大帽子，三眼的顶子，大花翎，身披着八团龙的黄马褂，脖项下头挂着素珠，马蹄袖卷起来，腰胯七宝玉石弯刀，掌中端着一条凤翅榴金镜，一瞧这位面赛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八字胡往上卷卷着，二目有神，在马上一坐雍容华贵，百步的威风。在他的身后金盔金甲、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偏副战将不下一百多人，前呼后拥啊，把山口给封锁了。群贼不认识他是谁。那位说来的哪位？正是神力王达摩苏，原来神力王奉旨到南京抓胜英，结果一见着胜英，胜三爷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述了一遍，神力王挺聪明，一听啊！胜英是冤枉，就拿普通的道理来讲，哪有偷东西还把自己的姓名留下来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肯定有人栽赃陷害，故此神力王把胜英当堂释放。向胜英提出要求，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，抓贼，取灯，两件事情办到了，我在皇上面前保举你无罪，如果两件事情办不到，我把你带到北京，你得打官司。事情做出决定以后，胜英开始行动，就奔肖金台来赴会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神力王呢？就在南京住着没走，他就住在按察院中，整天由王熙王大人陪着。哎呀！这神力王觉着挺烦乱，心说我大清国开国以来，清平四海，四方宁静，怎么就出现这么多歹徒呢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，这些歹徒十分猖狂，不仅说打抢民财，还跑到皇宫去折腾，由打普通老百姓家折腾到皇宫大内；由抢金银财宝，到盗取国宝，真是胆大妄为呀！神力王一想，如果这个事我要办不利索，皇上还得怪罪呀！所以他天天派几个总兵

到十三省总镖局打探消息，上午去一个，下午去一个，轮流向他汇报，去的人空去白回，神力王一问，灯找见没？没有！贼抓住没？没有！神力王是愈感不安呢！掰开手指头一算，一个月的时间，过去一半了，灯还没有下落，他就有点坐不住了。后来派流星马到肖金台附近打听，报事的人告诉他：“王驾千岁，这个事大概不太好办，据我们所知，十三省总镖局，就有七八百人，现在正在肖金台跟贼寇们玩儿命，上山好几天了还没回来，很可能凶多吉少。”神力王一听火往上冲：“猴崽子，你们要翻天呀，什么他妈肖金台、肖玉台，干脆我调动军队，踏平你的贼窝。”就这样，神力王发下金牌，调动江苏四镇人马，两镇守南边，他亲自带着两镇，到这就给包围了。太平年间，能出这么多军队，也够罕见了！神力王传下话去，凡是贼寇一个也不准跑掉。从哪一方面出去，我唯你们是问。都知道神力王的脾气，哪个敢不听，因此大道上把红衣炮架住，小道上把弓箭摆好，山口外边密排地雷，就好像开兵见仗跟大场面一样，所以群贼到这一看，一缩脖子，又回去了。“哗……”到后山打算走，一看娘啊，走不了啦，后山漫山遍野全是军队。往东跑，也是人，往西跑，照样又退回来。最后这帮人骂上了，骂胜英，老匹夫！闹了半天你是官府的走狗，你表面上跑这赴会来了，假仁假义，暗地之中勾结官府，动用军队，你算什么他妈光棍，既然爷爷们走不了，找他玩命去，“哗……”又回到中厅大寨，非要找胜英玩命，一见胜英的面便指手划脚，祖宗奶奶的骂。

一听说神力王领军队来了，胜三爷心中暗想，这又何必呢？事情已结束了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，正在这时，群贼来找他来了。这一顿骂，说他假仁假义，枉称侠客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实际上一肚子男盗女娼，把胜英骂急了，胜三爷一想，做事不能做绝了，能说参加赴会的，都是坏人吗？这不能这么说，有很多人是不明白